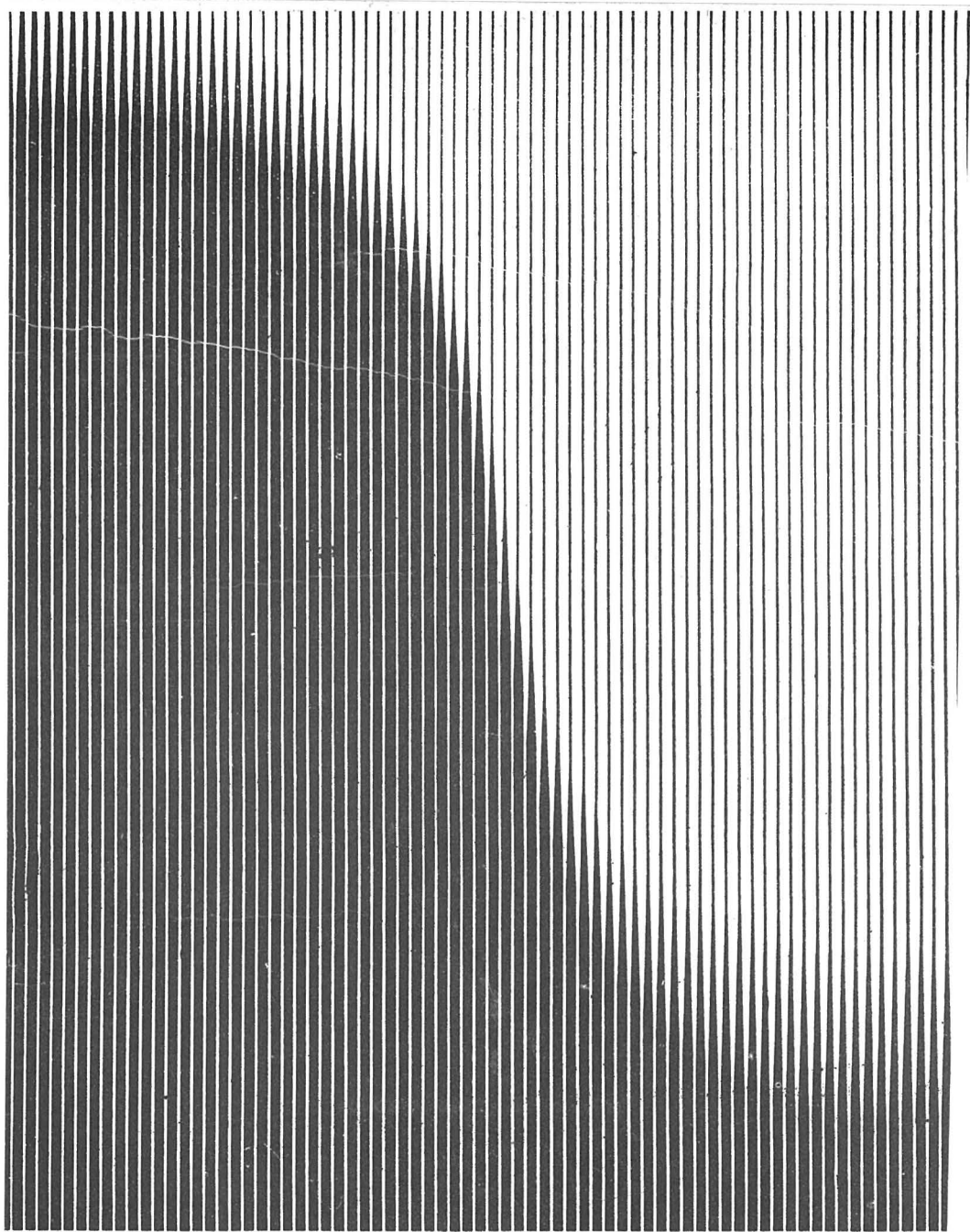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影電的他和明澤黑詠

燕柏林

三島由紀夫切腹轟動全球，事隔一年，去（一九七二）年十二月，黑澤明以刀片自剖，落得一個「自殺未遂」；在哀惋中，多少予人以「不勝今昔」之感。

三島，黑澤都是不折不扣的藝術家。他們一生忠於藝術，造就卓越。所不同的，三島之死，在青天廣衆之下，一旦而驚千人，這是狂氣濁氣。黑澤明之死，關在家裏，悄然無聲，這是一肚子悶氣鬱氣。黑澤明所斃之氣如何？蓋歎電影之沒落也。

電影的發展，不過半世紀，却給藝術開闢了一種嶄新的另一形式境界，正如其他藝術家一樣，黑澤明對電影所抱持的是一種宗教式的狂熱，他不妥協，不含糊。綜其一生所導演的片子，可說一直在走着帶有嘲諷，也帶着悲天憫人的寫實

主義路線。但曾幾何時，羣衆遺棄了黑澤明，一種驚濤駭浪般的色情狂潮衝垮了黑澤明，殘酷地，無情地。

電影界的不景氣，全球皆然。代替的是電視和美其名曰成人電影的怪物。什麼叫「成人電影」？六十八歲以上的人看了，還是渾身不自在的。今天做父母的已不敢輕易讓自己的孩子去看電影，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會跳出一段無聲的黃色鏡頭，要逃都來不及的。當然，本人一向能處變不驚，但男女青年，幹起郁達夫的勾當的次數多了，青年犯罪案件增加了，尤其在純樸的鄉村，其後果真不堪設想。這些成人電影，猥褻程度已不堪入目。有時雖也稍加一些章法氣氛，最後還是把人類崇高尊嚴而含蓄的性，當作動物園的一對猩猩去處理。（有時

不止一對

劉紹銘先生說：「拍黃色片子，日本人確登峯造極，觀衆對象是日西兼顧。故事通常極其簡單：人口販子在東京開人肉市場，於是西方顧客來，日女招待，日本顧客來，西女招待。此種片子在日本極其賣座。理由大概是：除好奇心理外，補償日本人一度失去的民族自尊心。因二次大戰後美軍駐日時以金錢就能買日本美女，而日本男士看到漂亮的西婦却只有望洋興歎。這種黃色電影，就是逢迎這種挫折的心理；在銀幕上製造色情的虐待鏡頭。男人（當然是日本人）手持皮鞭力拷赤裸裸地伏在他面前的金髮藍眼美人，到她求饒時就馬上改成千種溫柔的樣子與她歡愛。」

……

香港製片困難重重，大概仍未

用到這一招吧？是吾國之德也。」

（幼獅文藝七月號）

以上旨在說明日本色情電影之泛濫，其實瑞典、丹麥法國、德國、好萊塢莫不如此，尤其是非洲一些開化城市，其電影之猥褻大膽，農耕隊同來的莫不談影色變。問題是武大郎玩夜貓子，什麼人看什麼戲。雖然劉紹銘說：「好的片子如黑澤明所導演的，有高層知識份子支持，任何片子，祇要是黑澤明導演的，必看。」可是高層知識份子所能支持的只是藝術價值，而無法支持票房價值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好的導演除非獨立製片，不然就不得不受有數千人賴以生存的電影公司的牽制。

在色情泛濫之下，「大映」倒閉了。（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）從前大映出品的片子，一開始就是

「映畫は大映」（意即：只有大映出品才是電影），今天這類豪語再也看不到了。拍過「勝利者」、「再見南國」的「日活」；專拍「請問芳名」、「君在橋邊」這類女性電影的「松竹」以及「東寶」、「東映」，有的苟延殘喘，有的改弦易轍，專拍色情或殘酷殺伐以勉強維持。於是受盡驚氣，而又天生傲骨的黑澤明乃開始獨立製片。（Kurosawa Production）第一部是「紅鬃子」，果然非凡，但也不過是迴光返照。兩年前拍了一部「電狂車」，却慘遭打擊。近年在鬱鬱寡歡之下，想不到幾乎走上絕路。

黑澤明的自殺，意味着窮途末路，對一個藝人的殘酷無情。作為電影導演，他不但給電影藝術作了許多非凡的貢獻，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人生的啓迪。研究黑澤明的文

章很多，不管從那一個角度，黑澤明都值得推戴。個人對電影完全外行，却是標準的黑澤「迷」，在此僅就文藝的角度談談他的作品。

首先談「羅生門」。它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兩篇小說——「羅生門」和「藪中」。原作羅生門，寫一蒼髮老婦拔死人之髮售之以為生，後為浪人所襲。此一浪人由黑澤明轉入「藪中」，變成電影的「羅生門」，它寫一個武士與其妻在山林中，為此浪人所襲，武士決鬪戰敗，妻為浪人所姦。這部電影在當時確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嚴格說起來，這裏面表現人性自私的精神，只能算是芥川龍之介的，不過藉黑澤明的手法，而使其真實感與犯罪感更加逼真而已。黑澤明一向善於扣人心弦，尤其羅生門前那場滂沱大雨，落得人心發慌發悶，在哀

傷無奈中，充滿一種對茫茫未來的無知與驚悸。本片打破日本傳統電影的柔性傷感，而予人以原始的粗獷感。

其次談「砦の三人」（中譯戰國英豪）本片描寫一個忠心耿耿的武臣，如何護衛亡國的公主侍女逃亡的經過。三船敏郎飾武臣，長劍短袴，轉戰於山林關卡之間。後有追軍，前有伏兵，真是步步為營，艱苦血路。武臣運用他的智慧，忠心，武藝終於達成任務。本片黑澤明發揮其「動作電影」的極緻。例如三船敏郎騎馬揮劍，瞪眼裂牙，連續追殺兩個殘軍那一幕，真是驚心動魄。尤其在那個又任性又年輕的公主襯托之下，武臣的忠，令人有一種從心坎裏感動的激動。

接着談「七武士」，本片敘述盜匪猖獗，農村凋敝。農民爲了保

衛村莊，乃請了七個武士與羣匪展開激戰。最後，羣匪被殲，武士亦僅剩下兩人。本片也被共認爲「動作電影」裏最扣人心弦的一部。諸如雨中激戰，木柵圍匪，合力拚殺的安排，都極富機智與趣味性。其中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武士被匪槍所中，在泥濘中踉蹌，把劍迎空棄擲的動作。在這利那，武士內心對文明槍的憤懣，以及對劍道生涯的從骨子裏厭棄，一表無遺。最後，五個武士的墓前，朔風野草，兩個武士深感：「真正勝利的是農民」。本片在哀傷，激戰中使人沉思。後來尤勃連納看上了本片，高價買得版權，拍成「豪勇七蛟龍」，以黑西哥農民爲背景，却是畫虎不成。因爲黑澤明雖吸取西歐電影技巧之長，但永遠有他自己堅固的背景，而這背景却是無法移植的。

「用心棒」（大鏢客）與「椿三十郎」（大劍客），這兩部片子，在性質上近似。皆以嘲諷的手法，混和了俠義與血淚，也諷刺了土豪劣紳的殘民自肥，以及一些爲虎作倀之徒在骨子裏的貪生怕死。在「用心棒」裏，棺材第一次被處理得那麼戲劇化。棺材店老闆富於幽默的哲語，以及村莊裏只有棺材店獨家生意興隆，皆構成有趣的穿插。從大鏢客飄然光臨惡村，認清環境，假投惡霸，救美自縛，終因洩漏被毆，直到以棺材逃脫，郊外療傷，勤練劍術，最後決戰等情節，可謂一氣呵成。

當然，在格調上「用心棒」與「椿三十郎」皆遠不如「羅生門」、「七武士」、「戰國英豪」。因爲黑澤明太重殺伐。不過，用心棒與椿三十郎也決不是一般排骨明星

狂殺不死，或武功離奇的荒唐之作。黑澤明的作品帶着濃厚的俠義精神，武士的流浪感，以及某一度度的幽默。這種幽默打破了日本傳統武士千遍一律吹鬚瞪眼那副德性。如用心棒裏三岔路口高擲雨笠，以決定去路，以及椿三十郎，不道姓名而以椿花爲名，甚至自嘲將爲「椿四十郎」等，都是神來之筆。「用心棒」以後被拍成「荒野大鏢客」，伊林克威因此而成名，從此大鏢客如雨後春筍，其實都是煮爛的茶。

以上黑澤明的五部作品，皆以武士爲題材，可把它劃爲俠義類的古典之作。當然，這些古典之作還是頗具現代意義的。除此之外，黑澤明的「姿三四郎」寫一個青年柔道家苦練的故事。「美妙的星期日」描寫戰後青年男女，因貧窮帶來

的苦悶與徬徨。「生存」寫一個患了絕症的小人物的悲劇。「我在害怕中生活」則寫一個在原子彈陰影底下生活的人，終於被送上瘋人院。其他如「蜘蛛巢城」、「醉天使」、「靜默的決鬥」、「野良犬」、「青春無悔」以及改編自高爾基原作的「深淵」等，都無非在探索人生的羣像與深沉的悲哀，可以說都是極其寫實的東西。

黑澤明除了在悲憫、嘲諷、寫實中追求藝術的美感之外，往往從正面建立了許多嚴肅的東西。其中，如「天國與地獄」、「紅鬃子」更是以悲憫心腸，發揮了他的人道主義。

無疑的，紅鬃子說教及教育的意味很濃。紅鬃子幾乎被刻劃成一個哲人。他告訴實習醫生嚼菜根也可以嚼出味道，他展示給他生命與

死亡。他救出流落在妓院的小女孩。最後，他們在一所貧苦的醫院裏，建立起一種人類所夢寐以求的那種美麗與善良世界。雖然本片改編自山周五郎的小說，但在電影裏已是再創之作。

在「天國與地獄」裏，現出一個勤奮致富的鞋商的慈悲心腸。鞋商雖然知道匪徒綁票的不是自己的兒子，但仍交出龐大的贖金來挽救司機兒子的生命。本片把鞋商的人性塑造得太完美了。這點可說是黑澤明對人道主義的理想。記得曾看過鐵塔尼克(Titanic)郵輪遇難的電影，在郵輪未觸冰山時，君子淑女，彬彬有禮，一旦宣佈棄船，一些道性差的在「顛沛造次」之間，所有人性的醜態都暴露出來了。黑澤明刻繪人性的醜惡，也譜出了人性的美善。

刊登廣告

請打電話

三一三九六三

本刊是國內第一本談書以及報導出版界動態的雜誌，所有訂閱或購買的讀者，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愛書的朋友，除了主動且義務性的提供「兩月新書」園地外，我們也歡迎各出版社或書店在「書評書目」上刊登廣告，對於文化廣告，我們訂的廣告價格特別低廉，因為我們很明白，出版界不像其他各行各業擁有較多的資金。

以下是本刊的廣告價格

封底（彩色全頁）：三〇〇〇元

封底（彩色）二分之一：一五〇〇元

封面裡全頁：二四〇〇元

封面裡二分之一頁：一二〇〇元

封底裡全頁：二〇〇〇元

封底裡二分之一頁：一〇〇〇元

首頁全頁：一四〇〇元

內頁全頁：一〇〇〇元

內頁二分之一頁：五〇〇元

內頁四分之一頁：二五〇元

當然，一部電影的成功，不是全憑導演。但導演是製作過程的靈魂。正如劉紹銘引用洋人所說的：Well, they have Kurosawa. 這段日子，是電影界的一段低潮，一種變態，但或許也正是電影能否成為真正藝術的最好考驗。在此我們寄望黑澤明也能處變不驚，捲土重來。